

小说连载 荒凉  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达瓦拉姆说：“我天天找你，你早就睡了。”

我笑了笑说：“我今天就没睡。”  
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走，我们地里去。”  
我说：“你疯了？这时候还去地里出夜工？没发烧吧？”

她没说什么，拉着我就跑。狗群在我们的背后疯狂地吵闹起来。

出了寨子，我便听见二胡奏出的很有节奏的乐曲声，远远的地方围着好大一群人，中间烧着一大堆火。我们走过去，乐曲没停，人群绕着火堆边唱边跳。达瓦拉姆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他们跳的是弦子，我们也跳吧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会。”她说：“你跟着我跳，我教你。”

我跟着她，笨手笨脚不知舞些什么。我看见许多年轻的女人用衣袖捂住嘴笑，便说：“我不跳了，再跳她们的大牙都会笑得飞出来的。”

她不理我，仍然拉着我的手跳，火光在她脸上愉快地闪动。一曲唱完，第二曲又响起，节奏强烈而明快，一排小伙子跳进了场中，靴踏得地上的泥团四处飞溅，达瓦拉姆说，这就是很有名气的甘孜踢踏舞。那几个粗壮的小伙子挺胸抬足，一举一动都表现了男子汉的自信和乐观。又一队姑娘跳进了场中，舞姿柔中带刚，像一根舞动的飘带，在柔和的曲线中，舞出了如虹的气势。当同男子汉刚硬的舞融合在一起时，整个大地似乎都与他们一同旋转起来了。

舞完了，男的女的都坐在火边，烤烤有些冻僵的手，互相打趣说些笑话后，歌声便又响起来了。我听说，起头唱歌的就是我们亚书队的那个尖细的嗓子，不过在这晚上，他把嗓音起得很高很高，使我想起了小时候放过的那只风筝，在风中摇摇晃晃朝高空飞去，让人相信再飞就会挂在山顶的月亮上去了。他的歌飞得让人难以相信的高，突然落下来，又像山涧的泉水，在草地上绕来绕去，充满了柔情。我问达瓦拉姆，他唱的是什么？达瓦拉姆捏了我的手，叫我别出声，说：“他唱的是情歌。”

他的歌刚停，所有小伙子都欢呼起来了。

歌声升起来了，还是那么高，很像在一种什么乐器的金属弦上弹奏出的声音，一下一下响在人们的心上。我看见达瓦拉姆眼中含泪，嘴唇在微微颤动。她的心里也一定在唱这支歌。那女声向高处飞升，是只闪着金翅的鸟，飞到金子似的月亮后，又衔了粒金色的种子飞了回来，这种子就是情和爱。它把种子撒播后，所有的人心内都生长出了一朵美丽的花，向着自己心中的人开放。

歌声刚停，一片尖细的嗓音欢呼起来，小伙子们捂住脸，装出害羞的样子。

然后，又是所有的小伙子唱，所有的女孩子跟。他们又跳起来，锅庄、弦子、踢踏，一个接着一个。

后来，有个小伙子大胆地走进女人堆中，把一个他瞧上眼的女孩子的红头巾抢走了。他们打打闹闹地追进了黑暗中。又一个小小伙子把那个高个的姑娘腰上的饰物抢走了，姑娘没追，害羞地遮住通红的脸，让小伙子抱着手走进了树林。就这样，一对一对地走了，火堆前只剩下我、达瓦拉姆、还有坎珠拉姆和格桑拉姆，她们刚来不久。

我们几个知青，围着空荡荡的火堆，显得有些孤独。

火仍然很旺，不时迸出灿烂的火星子。我们似乎觉得这火没刚才暖和了，烤着前面，背脊却透着寒气，嗒嗒地往骨髓中钻。

坎珠拉姆看着我，说：“喂，我们知青堆里的男子汉，该你行动了。”

我望着她笑，把一块木头扔进火中，说：“动什么动呀？烤火不是很好吗？”  
格桑拉姆在对面的火苗子把她那圆脸烤得红喷喷的。她的眼珠子一亮，说：“三个漂亮的女孩子坐在你的对面，你连一个都瞧不上眼吗？”

我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东西了，望了眼那片吞没了一对对儿子的树林，浸在如水的月光中，静悄悄的，只有风摇动树枝沙沙的响。夜雾总是把神秘的东西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，让人越猜测越觉得神秘。

坎珠拉姆说：“来这里的男人，找不着伴儿进树林，是最无能的人。别人都会瞧不起你的，说你是遭了阉割的狗。”

我说：“没人愿意和我去呀！”

她俩都瞧着达瓦拉姆，用胳膊肘撞着她的背，说：“你快表示表示吧，人家已等得心急火燎了！”

达瓦拉姆没动，羞得用衣袖捂住脸，咕咕地笑。

坎珠拉姆见我都没动，就站起来，说：“别不好意思了，沼泽地都走了一趟，傻瓜的眼睛都看得明明白白了。我们就不说了，坐在一旁旁听吧好不好？”

她的话，说得我耳根都烧起来了。我朝阴暗处躲去，只把冻僵的手掌对着火。我偷一眼达瓦拉姆，她也在指缝中偷看我。

格桑拉姆说：“我俩坐在这里，会搅了别人的好事。看看人家，隔那么开，好像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。可人家的眼睛早已接抱在一起了。”

坎珠拉姆说：“我们还是走吧。”

她俩来到我身边，用脚撞撞我，说：“你同达瓦拉姆坐一起，我们马上就走。”

(未完待续)

东坡黄州谪居历(上)

此生缘结 318

◎楚江舒

G318线的黄冈地处“吴头楚尾”，是鄂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。黄冈位于湖北省东部、大别山南麓、长江中游北岸，京九铁路、京九高铁中段，是武汉城市圈成员城市之一，南与鄂州、黄石、九江隔长江相望，东连安徽，北接河南。黄冈是湖北省内继武汉之后人口第二多的城市。

黄冈历史文化源远流长，有2000多年的建置历史。早在旧石器时代，黄冈区域即有人类居住。夏商时代，禹“封皋陶之后于英、六”（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），本地域即为皋陶后人的封地（英六即英山、六安一带）。春秋战国时，本地属楚国。秦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，本地先分属南郡和九江郡，后属衡山郡。楚汉之际，楚项羽以衡山郡立衡山国，国都郢城（今黄冈禹王城）。汉高祖四年（公元前203年），恢复为衡山郡，属淮南国。1927年，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。1931年，红四方面军攻克黄安，改黄安县为红安县。解放战争时期，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成立鄂豫豫行署第四、五专署。

据专家考证，吴、楚等古老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汇融合，其文化面貌颇具特色，带有浓厚的“巴水蛮族”遗风。民间文化源远流长，丰富多彩，不仅有大量的有形文化遗产，还有斑斓多姿的无形文化遗产，遍及黄冈的山山水水、村村寨寨，犹如一个巨大的民间文化资源宝库。

黄冈孕育了中国佛教禅宗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、六祖慧能，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升，明代医圣李时珍，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、李先念，现代地质科学巨人李四光，爱国诗人学者闻一多，国学大师黄侃，哲学家熊十力，文学评论家胡风等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巨匠。

据此生缘结318创始人李克崎介绍，其几次到黄冈，印象最深的是黄冈在苏东坡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徐霞客与黄冈也有不解之缘。红安县有着源远流长的红色基因，曾经诞生了许多将军，黄冈秘卷也是全国地名……

据相关文字介绍：黄冈大地人文品格与众不同，历史上的“五水蛮”留给这块土地的人们别样的血脉；壮心与诗意并存、贤良辈出。明清两朝各中进士二百七十六员和三百三十五员，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两百多名开国将帅，黄冈中学高考升学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八……长篇小说《黄冈秘卷》就深层次的从文化上阐释和解密了黄冈何以成为昔日将军之乡、如今状元故里的真正缘由。

《黄冈秘卷》在家族叙事中破译了黄冈文化的精神密码，塑造和雕刻出了黄冈人的文化人格，将黄冈人的“一根筋”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。这种宁折不弯的强大人格传统甚至改变了杜牧、王禹偁这些外来者的文化性格，尤其是给活络善变的苏东坡注入了新的文化人格力量。

说到黄冈，不得不提大文豪苏轼。“乌台诗案”之后，苏轼被贬到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，名义上是团练副使，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，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，并不能随意离开。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了。但是，也正是这一段日子，成就了苏轼，让他终于成了苏东坡，进入了一生创作中的巅峰时刻。苏东坡在黄州谪居时期，是其文学事业登峰造极的时期，黄州是苏东坡第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。

黄州，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站。在余秋雨先生在《苏东坡突围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苏东坡成全了黄州，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。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，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，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。”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因卷入“乌台诗案”而入狱百余日、险遭杀身之祸的苏轼，在朝中一众有识之臣的营救下，终于躲过一劫，得以从轻发落，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的大年初一，苏轼和长子苏迈，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下从京城出发。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，他们终于在二月初一到达了黄州。苏东坡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，随后再去，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。

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，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。在等待家眷之时，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，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，离江边还有一段路。他和僧人一同吃饭，午饭与晚饭，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，关于这种情形，他写了一些极可爱的诗。不久，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。徐太守热情相待，常以酒宴相邀。长江对面，武昌（不是今日的武昌）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。在雨天，东坡睡得很迟才起床。快近黄昏时，散步很久，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，在庙宇、私人庭园、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，探胜寻幽。在别的日子，有时朋友来访，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。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，乡野风光如画。南岸有攀山，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。

“乌台诗案”堪称苏轼仕途的重大转折点，年届不惑，身心遭受巨大打击的他，携家带口，黯然来到黄州，在此度过了四载有余的谪居岁月。曾经在苏东坡的故居眉山东坡区瞻拜过“三苏祠”，印象最深的也是“乌台诗案”对苏东坡的影响。

冬日的黄州，阴冷多雨，苏轼初来乍到，生活甚为拮据。他在给朋友章惇的信——《与章子厚书》中写道：“黄州僻陋多雨，气象昏昏也。鱼稻薪炭颇贱，甚与穷者相宜。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……俸入所得，随手辄尽。”在写给挚友秦观的信——《答秦太虚书》中，苏轼更是对眼下困窘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述。

苏轼虽说生性豁达，“乌台诗案”还是给了他极大的打击。他从一个万众瞩目的朝廷“明星”沦为了边远地区的囚犯，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。

现今，人们大都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，余秋雨也一样，但他总觉得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大理想了。因为林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惠州诗文，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，由酷爱渲染开去，渲染得通体风雅、圣洁。其实，大家所知，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，此情此景让苏东坡唯有借优美的诗文，来表达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，支撑起在黄州的日子。

苏东坡在出狱后以及初到黄州的日子，写给朋友的信件，都没有得到回复。在黄州的生活状态，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：“得罪以来，深自闭塞。……平生亲友，无一字见及，有书与之亦不答，自幸庶几免矣。”

余秋雨提及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，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是从不缺乏朋友的。在谪居黄州前，日复一日的应酬，连篇累牍的唱和，几乎是苏东坡生活的基调，苏东坡很多时候可以说是为朋友们活着的。但是，一旦出事，朋友们不仅不来信，而且也不回信了。人性在这里给了世人一个大大的问号？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，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，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语。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、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，浓缩了其内心万千感言的信，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，却换不回一半半点儿友情的回复。其实，但凡读过《苏东坡突围》的人都知道，就在谪居黄州之前，苏东坡因为自己的文章引起了一部分品格低劣的人的嫉恨，发展成拳脚相加的糟践。继而就发生了“乌台诗案”，好在还有敢于仗义执言的勇敢者，才让苏东坡逃过死罪，被贬谪黄州。其当时的心境是可以想象的。当然大家都知道苏东坡的这些朋友大都不是坏人，但正因为不是坏人，更让人为之叹息。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，一代大文豪的苏东坡在抵达黄州后，便混迹于樵夫渔民间，在初始的那段艰难日子里，已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的回应，只能在寂寞中惶恐，寄情于山水林田之间。据记载：日常生活，在家人接来之前，大多是白天睡觉，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，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，但绝不喝多，怕醉后失言。即便是这封无关宏旨的信，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。人生突变让苏东坡选择了昼伏夜动、小心翼翼，这种截然不同于之前的生活状况令世界都为之静默。

在余秋雨看来，经过“乌台诗案”，苏东坡已经明白，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，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，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。无法洗刷，无处辩解，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，发表自己的宣言。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“酱缸文化”，一旦跳在里边，怎么也抹不干净。苏东坡怕的是这个，这在苏东坡生活的当时，没有哪个人会不怕。

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，对于一个文化人，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。那阙著名的《卜算子》，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：

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？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

难言的孤独，让苏东坡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，去寻找无言的山水，去寻找远逝的古人。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，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。

在黄州期间，苏东坡恰好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正是最重要的年岁，今后还大有可为。当时，经历了“四十而不惑”和人生巨变的苏东坡的这不算年，特别重要的是不仅是年岁正值壮年，而且在人生阅历和心性上也更加成熟。这何尝不近似于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但纵观中国历史上，许多人因为苦难磨砺而烟消云散了，有的即使经受了人生痛楚却无法得到觉悟，有的即使觉悟却已是垂垂老矣的暮年。特别是一个人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龄，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，脚步却已踉踉跄跄，其结果注定是不理想的；与这些历史人物相比，苏东坡是幸运的。“乌台诗案”和黄州谪居带给他的是“刀在石上磨，人在事上练”，是凤凰涅槃、浴火重生。

当今人沿着G318线驰抵黄冈，见到苏东坡当年在这块幸运之地的种种事迹，也一定能够体会到不同的感受。

成熟是不分年龄的。在黄州耕读的苏东坡迎来了其成熟的最佳季节。豪情、才气和境遇犹如涓涓细流汇成溪流，江河，义无反顾地奔涌向广阔的大海。这一切看似偶然，其实也凝聚着必然。在黄州，这个当年苏东坡谪居的小镇，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即将应运而生。

孤独是一种考验。苏东坡在黄州初始的日子里，陷入了一个极度孤独的境地。当然，他不会就此与世俯仰，随波逐流，虽然“沙洲寂寞”，但这只“孤鸿”依然襟怀磊落，依然坚持自我，依然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。

吴头楚尾黄冈地，东坡谪居苦寒历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自喜渐不为人识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